

玉兰
一瓣

一把旧铲刀

◎郭希华

前几天,我看到妻子用一把旧铲刀给花盆的花培土,不禁惊讶!我仔细一看,是一把三十多年前的铲子。不知不觉,它跟随我们几十年了。

1988年我们结婚了,婚后几个月,我们就跟父母分开了,我们另起炉灶,买了勺子、铲子、筷子之类的餐具,过起了两人世界的生活。

这把铲子,铲过锅巴,贴过烧饼,切过豆腐,急的时候,找不到刀,就用铲子当刀子,切生姜和葱。生活不富裕,但有滋有味。

那个时候,条件不允许,铲子自然很少与肉打交道。铲锅巴是它的拿手戏,铲下锅巴捏一个饭团,洒几滴麻油,香喷喷的味道至今还残留在嘴角。

铲刀用了不久,它柄裂开了。那时,伯父是车工,他车了个结实的柄,帮我安装一下。如今,铲刀锈迹斑斑,只剩一小块铁块,粘在铁杆上,然而,那个木制的柄依然好好的。有时候,木质材料要比金属的铁经久耐用。看到眼前旧物件——我的铲刀,想到了过往的生活,在我三十多岁时,一场大病,带走了慈祥的伯父。那时,我每天要起早煮早饭,到十几里路远的小学上课。我家的小厨房就挨着伯父的卧室,为了不影响伯父他们睡觉,我用铲子的时候,几乎是轻手轻脚。一次,我揭开锅盖,放了水,西窗的月亮,倒影在锅里,就像一粒白白胖胖的米,我真不想盖上锅盖,把月亮煮糊了。

良思片刻,准备构诗一首,锅里出现了黑影,我抬头一看,是伯父站在窗外。我连连说:“吵着了吧,吵着了吧……”伯父挥挥手说,也该起来了。

伯父走进屋里,帮我往灶膛里添柴,看我带的饭里,没有肉,几天后,我家厨房靠窗户的地方多了一块肉,有时候是茄子、丝瓜之类的蔬菜。

转身,便是咫尺天涯。

人生是一座古城,从轰轰烈烈,熙熙攘攘,到古道瘦马,寂寥的马蹄声,诉说落寞与惆怅。

如今,我也到花甲之年,这把铲刀跟随我们几十年风风雨雨。我真的不知道它是怎样一路过来的。十年前,老家拆迁,我们搬到城区住,该扔的,都扔了,有些不该扔的,也只能忍痛割爱。

拿到安置房,我们一家老老小小搬到安置小区,又扔掉一部分家伙。

然而,这把铲子,不知道怎么样,它又跟到了我们的新地方。

问了妻子,才知道,她是有心人。她说,留它,纯粹是一种纪念。

是呀,这把铲刀,一点春菜叶,二两春分油,三江桃花水,在生活的面疙瘩锅里,它撸浆划舟,均匀咸淡,我们怎么能忘记呢?

是呀,这把铲刀,一锅红薯饭,两碗焗热的水,三只筷子架,它刮过焦黑,托过滚烫,铲过时光的烙印。我们无法忘怀!



红与蓝

◎单曼

何人不起故园情

◎汤欣然

前年,老家拆迁,而我有关秋天的记忆,终究,少了些寄托。

回想起以往在乡野度过的秋天,回想起乡野的桂花、落日、麦田,回想起太太住的古朴的小屋,而今已如云烟般飘散干净了。所幸,我的记忆是忠于我的,在那里,永远留存着故乡的秋天。

太太住在西面的一间小平房,久未修葺,也正是因此,才给人以古朴、久远之感;房屋周边多树,层层阴翳之下,深褐色的瓦片更显黯淡,却并无衰败之感。时间的光影于瓦片上流转,春去秋来,这些树木摇落了多少叶片,这屋顶的瓦片又承载了几番光影摇曳,只有草木知道。“算旧时月色、几番照我?”当我以过客的身份造访故乡时,他们已于月色中、夕阳残照里驻足多时。草木不语,墙瓦不言,多情的也只有人吧。闲来静处,想到这些无处安放的乡情,不就是在人与物的交互中产生的吗?我观望着它们,它们亦观望着我。也许,草木亦有情,而人不知。

西房前有两株桂树,每至秋天,便毫不收敛地散发出浓郁的花香,与乡野清冽的空气啊,交织在一起;诱使着你去大口呼吸,让秋天最本真的气息轰轰烈烈地涌入鼻腔、定格于记忆。初中时曾写过一篇名为《桂花雨》的随笔——待到秋意浓了,桂花树下轻摇枝干,金灿灿的花粒翩然而落;伴着这夕阳晚照,给人

和树都镀上一层温柔的暮色。写至此,不由想到老师在讲“悠悠苍天,此何人哉”时说,古人对于颜色的记述较少。而我现在竭力去描摹的,确是用再多的颜色都不为过的景象,只是我不知那暮色是何种的橘色,那桂花除了金色又能用何种颜色去形容,此般心境大抵与古人有些许共通之处吧。也许,我们都希望文字的力量能够突破具象的限制,直到内心深处……

人闲桂花落,那时有着大把的时间供我奔跑于乡野,供我沐一场香气逼人的桂花雨;那时桂树还在,桂花满枝。只是年年岁岁,桂花开落,也就是一载的光阴吧,开落已不自己。——太太还是移走了那株桂树。

现在回想,有遗憾,也有庆幸。我遗憾的是,人和树,都难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;相逢、离别,人与树,可还会有再见的一天吗?而我庆幸的是,无论被移到哪里,桂树还在,在广大的时空里,我们终会重逢,在记忆中、在以后我每一次路过桂树旁的思绪里。

最后一次回去是2020年的春天。天空阴沉,好似故园所有的阳光都在往日照尽了。在田埂的一头,我远望到另一边的废墟。于是,穿过田埂,才看到遍地瓦砾、断垣残壁。却有一株桃树,于废墟中兀自盛开。那天,我真切地瞧见它的根埋在瓦砾之下,而枝头的桃花又是那般富有生气,在一片沉寂中,悄悄

地,为这废墟平添几分短暂的亮色。这便是乡野的归宿——古朴的小屋终将倒塌,春日的花瓣终会凋零。不知还有多少草木,能在这逐日萧条的田野中生长。也许,到了最后,是连姜夔词中那“尽荠麦青青”的景象都成了奢望吧。唯见废墟不见乔木,再难相识。当残阳再度笼罩乡野,也空余那数峰不语、草木萧瑟。曾经的我于夕阳里奔向麦田,柔和的麦浪好似向我致意;倘若现在再度涉足,纵使夕阳再美,也只能照见大地苍茫。

有时我会想,是什么让我生出对故园无法摆脱的依恋?是那散发着泥土清香的空气吗?是每到秋天那满树的桂花和红柿子吗?如果,没有亲人的相伴,没有那返乡时缓缓升起的炊烟,我又怎会沉醉于乡野?每至故园,总是一派热闹的景象。我喜欢一个人的清静,也喜欢欢聚的喧闹;我会看我的亲人们聊着家常、生火做饭,也会陪在太太身边,在西房静静地待着,看着她数十载来收集的照片——有我、有我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,还有我的很多亲人……有时候啊,看着看着,一个下午的光阴就被消磨去了。

故园的景,故园的人,让我对它的记忆停留在最温暖的地方;景在这几年已是巨变沧桑,人却似当年。物非人是总比物是人非要好。更多时候,只因人的存在,记忆才被赋予了意义。

写到最后,遗憾与追思中亦不乏释然——太太还在,我的亲人还陪在我身旁。也许,人在哪里,故园便是哪里。

芬芳
一叶

大自然拾趣

◎晨松

春雨

绵绵密密淅淅沥沥
它承载了太多润物的喜悦

春风

大地藏了一冬的心愿
被它一一道出
它点着百花的名字
将她们一一唤醒

一棵小草

它的心跳很细很细

大地却始终在静静地听
从春天的一点绿
直到冬天的枯竭

老树

总是用新的枝叶装点春天

土地

它拘束了树木
树木才能无拘无束地成长

小池塘

不要看它小

可是丹青妙手
把周围的景色
全绘在水面上

枫

它答应秋天的恳请
变成愈加红艳
它饮下深秋的寒露
绽放出鲜血般的风采

月亮

它不怨乌云的遮掩
云层散后 立刻露出笑脸

紫琅
诗会